

分裂的“石油大学”

除了两校分别设立的地球科学资源、石油工程、化学化工、机电工程等专业造成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之外,彼此之间激烈的人才争夺和科研项目的互相挤压,削弱了我国骨干石油人才的培养,也造成了石油化工技术进步的阻碍。



中国石油大学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实质性的分裂状况 CFP 供图

■ 见习记者 刘成昆/文

“老校长张一伟当时对我说,‘现在这情况怎么办呢,我无所事事,太无聊了,哪天去你家过组织生活。’但没等过组织生活,他就生病住院,然后就去世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一位退休教师,对本报记者无奈地说。

张一伟何人?爱国将领张治中的侄子,我国著名地质专家、能源专家,1988年至1989年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1989年至1994年任石油大学(北京)校长、校委书记,1994年担任中国石油大学校长,2009年5月24日逝世。

让张校长深感郁闷的是,中国石油大学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实质性的分裂状况,而在2009年他去世后,校本部也随之完全失去作用。“双方谁都不愿意提取消本部的建议,现在本部只有一个叫田莹(音)的女士留守。”某退休教授告诉记者。

“两所大学已经完全独立,只有在申请科研项目时还会联合申请,其他的没有任何联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一位校方行政人员说。

“两校仍是一所学校,但是仅仅剩下校务委员会在起协调作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人士却如此告诉记者。

根据教育部资料,中国石油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两个“办学实体”组成,属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拥有5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就是这样一所国家重点、拥有几万学生的著名大学,却处于纠缠不清的对立和割裂之中,甚至没有统一的校本部协调组织。除了两校分别设立的地球科学资源、石油工程、化学化工、机电工程等专业造成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之外,彼此之间激烈的人才争夺和科研项目的互相挤压,削弱了我国骨干石油人才的培养,也造成了石油化工技术进步的阻碍。

仓促创办

中国石油大学经历了多次变故,而学校的迁移、分裂更像一部精彩的故事。在50年的校史中,中国石油大学经历多次搬迁和分拆,并形成了今天的实质性分裂的结果。

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953年10月,并历经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大学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1969年备战备荒,石油学院正式迁至东营,学校改名华东石油学院,改革开放后,华东石油学院在北京设分校,成立研究生部,后成为北京分校,2005年,两个学校分办分离,成了两个独立的实体,留在东营的学校成为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952年,我国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经验成立了农业、林业和水利等12所专门学校。其中,以清华大学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基础,汇合天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力量,建立了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

建立石油院校能够获得国家的高度支持,也与朝鲜战争有关。石油不但是经济的血液,也是战争必需的储备物质,而我国当时尚没有大规模的油田,也没有专门的高校培养人才。而在燃料工业部和石油管理局的呼吁下,国家同意成立专门的石油学校,地点就定在北京。1953年院系调整时,集中了清华、北大、天大等名校的石油化学系专业及专家教授,组建成北京石油学院,是当时北京学院路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1960年,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按照一切从快的要求,石油学院

于1953年4月动工,7月份完成校舍建设,9月份计划招生开学。但由于时间太紧,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期开学,最后学校只得通知学生晚几周入学,仓促到第一学期的实验课都要借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地步。

石油学院成立时,确实吸引了不少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石油建设出力。除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班底、天津大学院系班底外,还有北京大学的傅鹰和张锦夫妇,除高校教师,还有厂矿专家,如玉门的蔡伯民等。后又陆续从全国抽调高校老师进入石油学院。

学校第一任校长是由人民大学调入的阎子元,阎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导全面主持学校工作。贾峰作为校党总支书记配合校长工作。这个时期的石油学院对我国的石油勘探开采等发挥了一定作用。

1957年以前,我国勘探重点在大西北,但从新疆、甘肃等地开采炼制的油等运到东部,运输也要消耗大量油品,远水解不了近渴,邓小平要求余秋里领导的石油部加大东部勘探,当时勘探队很快在大庆发现大型油田,当时石油工业部要求全行业投入大庆会战,石油学院作为石油部的一个子单位,全体师生700人参与到会战中,学生边投入生产实践边学习,毕业后就地分配工作。

紧急外迁

文革前夕,中央精神认为高校要建在生产现场,石油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要求石油学院联系搬迁地点。石油大学领导知道学校不能继续留北京,派了两拨师生队伍考察去处。当时有两个地方比较理想,一个是大庆油田,一个是胜利油田。当时学生在两处进行学习和工作,同时进行学校建设。但文革发生后,学生们几乎全部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学校外迁的事暂时告一段落。

1969年,中央发布一号令,要求各单位备战疏散,各大院校也必须迁出北京。10月22日开始,北京石油学院4000师生从北京五道口整装上火车,只用两周的时间全部迁出北京,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在东营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当时真是狼狈,并且损失惨重。”余世诚教授说,“原来有14万平方米的教学生活房舍,突然变成只有4000平方米的干打垒,并且教师队伍损失过半,700人的教师队伍最后只剩300多人,很多老师为了避免两地分居,干脆申请离开石油大学。10年间积攒起来的设备也损失过半,很多大型设备一时运不出来,只能放在北京。教学固定资产由800万减至400万元。图书也损失了1/3,北京、天津、德州、济南、东营各地,到处都是石油学校从火车上丢的东西,运到哪儿丢到哪儿。”

虽是干打垒的房子,无论人口多少,一家也只能分一间,很多人口较多的家庭只能挤在一间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家具全都堆在学校的空场上。当时附近的百姓全都去捡东西,并且当时还流行一句话是“石油学院是我家,进进出出随便拿。”有很多百姓套着牛车去拿东西。

当时有许多教授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却要挨批斗。文革期间,石油部办了好多石油类高等院校,都在文革后解散,华东石油学院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了下来,并且培养了3000多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恢复正常,石油学院是否要继续在东营办学,成了摆在华东石油学院全体师生面前的问题。当年有教师给已升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写信,希望学校能迁回北京,但石油部坚决反对,它的意见是学校迁址可以,甚至石油部可以拨钱给石油大学帮助迁校,但不能回京。

得到石油部批示,学生和教师情绪波动较大,当时主管行政的副校长杨光华对全校师生说,学校从北京迁到东营元气大伤,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北京石油学院的水平,如果再迁校必然又要大伤元气,当务之急是把学校的科研教学搞上去。除非是回京,否则我们就不动。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收工作安排意见》一文,要求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积极招收研究生。1978年,华东石油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但是,由于这所学校地处偏僻,条件简陋,招生工作不理想。1978年计划招收20名,1979年计划招收5名,都未完成招收任务。1980年,计划招收11人,但报考者只有11人,并且无一录取,在此情况下,石油学院利用北京的种种有利条件,在原石油学院校址内建研究生部。

1981年6月,石油部和教育部同意石油学院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允许招生400人,当年招收55名学生,超过之前的总数。

而到了1984年,决定在北京昌平建新校。原先的石油学院因被各单位占用,已经容不下越来越大的办学规模,学校要想发展,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办公地点。1986年,昌平校址建成,部分研究生开始在昌平学习,华东石油学院两地办学的格局正式形成。

两校分裂

而此时,国家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教育部提出大石油学院的主张,把有关石油的多所学校都放在一起,办一个大石油高等院校。当时主要有四所学校,除北京和东营的石油大学分校外,还有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外语培训中心,四所学校全是石油大学的分校,但功能有所不同,石油大学(北京)注重培养研究生,东营部分注重培养本科生,广州部分培训学生英语,而管理干部学院培养石油管理干部。

1988年,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1989年5月,中石油发文时正式使用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大学(华东)的字样。7月中石油任命杨光华为石油大学校长,石油大学校本部设在原石油学院内,各分校校长同时担任石油大学副校长。校本部在办学方向、发展规模、基建规划、学科及专业设置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华东和北京在教学、科研和人事方面的合作。至此,石油大学的布局正式形成。

这一年,华东和北京校区开始在招生工作中打破原来的限制,北京校区除招收了103名研究生外,也招收了116名本科生。华东除了继续招收本科生,也开始招收研究生,1990年,招收35名研究生。

但两地办学时遇到很多问题,原来人、财、物在新形势下变得极为复杂,校本部和中石油为协调两地关系耗费很大精力。当时的管理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各校区党委分属各省市和中石油党组,本部的党组织关系挂靠在北京校区的临时党委之下,本部党委反受分校党委领导,它的领导作用极其受限。北京和华东校区都开始按照自己的发展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原来的规划完全打破。

到了1992年,两校在经费、人事和行政等方面各自独立,1993年,学校各项活动基本都计划单列,校本部的职能和作用大大降低,只起协调作用。2005年,教育部撤销海淀区本部,改由华东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恢复正常,石油学院是否要继续在东营办学,成了摆在华东石油学院全体师生面前的问题。当年有教师给已升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写信,希望学校能迁回北京,但石油部坚决反对,它的意见是学校迁址可以,甚至石油部可以拨钱给石油大学帮助迁校,但不能回京。

后遗症

在山东,高校曾掀起一股往青岛迁校的风潮,山东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和山东科技大学都或迁往青岛,或在青岛建有校区。

“东营太偏了,留不住教授,教授走了就拿不来好项目。”东营校区一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这也反映了现代高校普遍遇到的问题。对教授而言,生活在线三城巿,获得前沿信息的机会也较一二线城市的教授少,与同行交流也很不方便。高校许多课题往往需要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教授共同完成,东营只有中国石油大学一所高校,无法与其他学校产生协同效应。

北京到东营没有直达的火车,旅客只能从济南中转。并且《中国石油大学校史》介绍,当年北京石油学院迁到东营时,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依托,学校为了发展,不得不办起车站、幼儿园、煤气站等市政工程。“当时的情况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校办社会。周围除了农村,没有任何社会依托。”退休的老教授告诉记者。

地域的原因阻碍了教授有更大的作为,并且对个人生活而言,在社会上依托较差的东营,也会感觉生活不方便,影响自己的眼界。除1969年从北京迁到东营时流失大量教师外,学校迁入东营后,也不停地有教授流失。

“迁到青岛之后,学校生源明显提高,社会知名度也大大提升了。”一石油大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过1978年11月10日,华东石油学院接到石油部的要求是命令其坚决在东营办下去,并下达华东石油学院建校计划任务书,要求建校规模达到5000人,研究生800人。

接到石油部的指示,这个学校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建设。1983年9月23日,院庆30周年时,提出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全部恢复到原北京石油学院的水平,局部有所发展或超过。华东石油学院时期这一目标基本实现。

虽然石油大学不能完全迁回北京,但这个学校也没有放弃迁校的努力,据余世诚教授说,当初在北京建研究生部时,是瞒着原石油部老部长康世恩进行的,并且在石油大学40年校庆时,也没有请这个反对学校回京的老部长。

除了在北京建研究生部,杨光华在任华东部校长时曾考察过威海和青岛市区,希望在那里建校,因各种原因一直不能定下来。

2000年开始,石油大学(华东)决定迁址青岛市黄岛区并获得支持,青岛校区开始建设,从2004年开始,部分院系已经开始迁往青岛,研究生一年级在青岛校区学习,二年级开始在东营校区跟着导师实验。并且部分本科生一二年级在青岛、三四年级回东营。

但两地办学时遇到很多问题,原来人、财、物在新形势下变得极为复杂,校本部和中石油为协调两地关系耗费很大精力。当时的管理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各校区党委分属各省市和中石油党组,本部的党组织关系挂靠在北京校区的临时党委之下,本部党委反受分校党委领导,它的领导作用极其受限。北京和华东校区都开始按照自己的发展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原来的规划完全打破。

到了1992年,两校在经费、人事和行政等方面各自独立,1993年,学校各项活动基本都计划单列,校本部的职能和作用大大降低,只起协调作用。2005年,教育部撤销海淀区本部,改由华东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听人提起,原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迁校用力颇多的原黄岛区委书记姜杰,现已调往东营市任市长,有学生告诉记者,现在姜杰又希望大学留在东营。不知这是否与当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希望迁校,而现在否认迁校有关。

民企流浪记

(上接第一版)

江西森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于2005年底开始建设厂房,2007年3月正式投产。据了解,当时在引进这家企业的时候,鹰潭工业园做了细致的选址论证。鹰潭市志记载,鹰潭常年以东北季风为主,为给这家从浙江引进的化工企业选一处合适的厂址,当时,鹰潭工业园区特意在园区西南方向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块80亩的土地交付该企业使用。

经过当地政府细致论证,理应是合理科学的方案,可为什么却让企业陷入泥淖呢?

事情还得追溯到2005年,在森泰药业落户鹰潭工业园之前,划拨给该企业使用的80亩土地旁,大约1000米之外有个叫上张村的村子,住着百户人家,该村还是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森泰药业总经理陆志豪认为,按照国家有关环保规定,化工企业离居民房应该保持至少500米的距离。而公司初盖厂房时,最近的村庄离厂区有近千米的距离,这也是企业得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的重要原因。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约在厂区基建施工完毕、准备投产的时候,与厂房西侧仅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有村民开始建民房。化工企业生产区与村民生活区相隔仅有50米,这直接导致了废气扰民事件的发生。

5月30日,记者来到鹰潭工业园,找到这家化工企业,接近厂区偶尔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记者在森泰药业厂区附近看到,与该企业生产区仅相隔一条马路旁排列10来栋村民楼房,而且上张村村落有朝化工企业生产区靠拢的趋势,二三十栋民房距离厂区的直径距离在500米以内。

经过记者走访调查了解,村民的房子是经鹰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批准建设的,房产证明上盖有“鹰潭市工业园社会事业局”公章,而签发的房产证最早时间为2005年12月。在森泰药业落户鹰潭工业园区后,鹰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如此近距离的地方批准村民建设房屋,为后来企业与村民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鹰潭工业园区负责人在接受江西媒体采访时候承认,有关部门当初在规划审批时,确实存在失误之处。

陷入泥潭

记者在上张村采访时,村民纷纷反映因刺鼻难闻的废气,村子里很多小孩和老人呼吸道都受到了影响。有村民说,一闻到这股味道就想吐痰,一吐痰喉咙就痛。

尽管缺乏证据,但是村民坚持认为废气是诱因。村民张冬华说:“六岁大的儿子,经常感冒咳嗽,患上了咽喉炎。”

有些村民为了不让小孩免遭废气之害,甚至将小孩送到外地上学去。村民孔娟丽说:“只要企业一生产,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前些年感觉还没这么严重,去年感觉特别明显,怕儿子身体受影响,已经把他送到南昌读书去了。”

陆志豪坦言,从2007年3月竣工投产到2008年,企业与村民都还相安无事。到2009年、2010年,企业被投诉就特别多了,而企业的二期项目也因纠纷而不得不搁置。

“化工企业会产生一定污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的排放都是达标的。”陆志豪介绍说,这种让村民们反映强烈的气体,叫丁醛,它仅仅是让鼻子过敏,对人体并不会造成很大损害。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08年6月17日,鹰潭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布了江西森泰药业有限公司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示。验收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废气、锅炉烟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二类区Ⅱ时段标准,工艺废气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验收监测单位是鹰潭市环境监测站。

与此同时,2010年2月24日,鹰潭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2009年度全市环保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江西森泰药业有限公司环保主管倪旭良赫然在列。

一方面是村民对企业排放废气的强烈愤怒,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企业做出合格的环评验收报告。

江西省环保厅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监测室主任章克斌认为,对于丁醛这种废气的排放浓度及其危害程度,国家有关部门并无定论,不排除森泰药业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气中,掺杂有其他气体的可能。

上张村村民多次投诉,也引起了企业与当地政府的重视。为解决废气扰民问题,鹰潭工业园区召开过多次协调会。村民们的意见是:企业要么搬,要么支付损失费。记者了解到,企业曾投入300余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但效果达不到村民们的要求。在停工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村民们曾私自断电,迫使企业停止生产。

北上山东

据了解,为了解决废气扰民现象,2010年下半年,经过多方协商,企业答应在3个月内停产。

之后,企业又在鹰潭下辖的余江县锦江镇一处偏远地带重新选定厂址,但在投入上百万元进行土地平整和围墙修葺后,再次遭到当地村民的阻挠而不得不选择放弃。在鹰潭选址的失败,让企业下定决心把生产线迁到其他省份,前不久,企业在山东泰安选中了厂址,准备将化合生产线移走。

据知情人士透露,把生产线上的原料用完后,该企业的化合生产线就要搬迁出鹰潭了,包装、销售、研发还将留在鹰潭工业园。

原本想在鹰潭大有作为的森泰药业,却因当地政府的规划失误,不仅企业没到得到蓬勃发展,计划投资的二期项目也不得不搁置,而且还耗资了大量资金,余江选址失败就耗费了100多万元。陆志豪说,生产线搬离鹰潭的话,搬迁费用在上千万元以上,而且现在手头订单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5月30日,在江西森泰药业厂区,记者看到大片长满荒草的土地仍闲置在一边,而该企业厂房上涂刷的“坚持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